

金刚经讲义

上册

江味农 著

金刚经讲义

上册

江味农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刚经讲义 / 江味农著. — 北京 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3.6
ISBN 978-7-5125-0525-4

I. ①金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《金刚经》—研究
IV. ①B9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40702号

金刚经讲义

作 者 江味农
责任编辑 潘建农
策划编辑 苗 洪
美术编辑 睿佳工作室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70mm×1120mm 32开
24.25印张 450千字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
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525-4
定 价 68.00元 (上下册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出版说明

《金刚经》，全名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是大乘佛教一部极重要的经典。般若、波罗蜜，都是梵语的音译。般若，意为智慧；波罗蜜，意为到彼岸。金刚，以喻智慧的坚固、光明、锐利，能断除一切烦恼，到达涅槃寂静的彼岸。《金刚经》篇幅不长，立意精要，自公元五世纪末由著名高僧鸠摩罗什译入中国后，很快传播开来，不论出家、在俗，《金刚经》都是佛教信众日常诵持的经典，其影响力甚至已超出宗教范围之外，渗入到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生活之中。

历代关于《金刚经》的解说和注本不胜数，几乎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、高僧大德，都从自己的立场对《金刚经》妙义有所阐发。而近代以来最为全面、宏富的集大成之作，则首推江味农的《金刚经讲义》。

江味农（1872-1938），又名江杜，字忠业，号定翁，法名妙熙、胜观。江苏江宁（今南京市）人。幼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，曾参加乡试，中过举人。1918年开始信仰佛教，此后追随谛闲等著名法师参阐佛学，对般若、净土、藏密都

有很深造诣，是民国时期有名的佛学居士。1931年出任上海省心莲社社长。生平事迹，可参见书中蒋维乔所撰《江味农居士传》。

1934年夏天，江味农应好友蒋维乔之请，为省心莲社同人讲说《金刚经》，历时一年多，到次年九月方告完结。随后，在蒋氏的敦促和襄助下，江味农着手将讲稿整理成书，但因身体健康等原因，直到1938年江氏去世，还有一小部分没有杀青。后来出版的书稿，是经蒋维乔整理、补充完成的。此番经过，在本书蒋维乔序中有详细记述。

《金刚经》原典译成中文不过数千字（最早也是最通行的鸠摩罗什译文共5176字，唐代玄奘译本则有8200余字），而江味农的《金刚经讲义》则近五十万字。以数十倍近百倍的篇幅来阐释、发挥这部经典，一方面足证《金刚经》义蕴精深，妙谛无穷，另一方面，亦可见讲说者用功之勤，用心之细。而此书最大的特色，尚不在于篇幅的浩繁，而在于范古农序中标举出的“殊胜渊博”四字。殊胜，指见解高超；渊博，谓知识宏富。江味农持诵《金刚经》数十年，将毕生修佛心得灌注于这部讲义中，抽茧剥笋，触类旁通，不仅令习佛者如饮醇醪，禅心妙悦，即便是初涉佛学的门外人士，一旦沉浸其中，也会如入宝山，流连忘返。这一点，相信读者在展卷阅读后自有体会。

此次整理出版，为方便一般读者，按现代语法规则重新标点，较长的文字酌情分段。为免生歧义，少数异体字、通假字依旧保留，不强求统一。原版序跋及江味农所作《金刚经校勘记》，也一并保留。

整理者

2013年6月

目 录

蒋维乔序 / 1

范古农序 / 3

江味农居士传 / 5

例 言 / 11

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/ 15

（甲）初，总释名题

（乙）初，释经题

（丙）初，说般若纲要

（丙）次，明融会各家

（丙）三，依五重释题

（丁）初，总解科意

（丁）次，依次开释

（乙）次，释人题

（甲）次，别解文义

（乙）初，序分

(丙)初，证信序

(丙)次，发起序

(乙)次，正宗分

(丙)初，当机赞请

(丁)初，礼赞

(丁)次，请法

(丙)次，如来赞许

(丁)初，赞印

(丁)次，许说

(乙)三，流通分

(丙)初，示劝流通

(丁)初，示流通益

(丁)次，示流通法

(丙)次，正结流通

校勘记 / 733

江味农跋 / 747

附：金刚经讲义科判 / 749

蒋维乔序

《金刚经讲义》，为江味农居士之遗著。此著在居士生前，既因病魔时扰，未克写定。歿后，又因种种障碍，几至佚失。是岂无上甚深之秘机，未可轻易宣露，抑众生福薄，未能仰契大法耶？否则何以魔障重重，若是之甚也。余与居士缔交二十余年，知其一生持诵《金刚经》，独具心得。甲戌之夏，向之启请讲述大意，余就记忆所及者，归而录之。居士喟然曰：“竹本虚心是我师。君字以竹，而虚心若此，可谓名副其实。与其略讲，不如为君详谈。”而省心莲社同人，闻知此事，要求公开。遂移座社中正式宣讲，规定每周二次。晚间升座，听者恒数十人。余亦即席笔记，翌日，缮呈居士改正。数月后，居士以改正费力，不若自写。遂于每讲前一日，撰数千字，畀余抄录。余虽仍有笔记，乃无暇整理矣。此法会始于甲戌七月，至乙亥九月圆满。积稿盈尺，居士以为尚须润色，并将初分所缺者补足，方可成书。同人因居士在家，问道者多，因谋另辟静室供养之，俾专心撰述。李君楠莲，闻有是举，发愿独任经费，遂于沪西，租屋三间，右为卧室，中为佛堂，左为讲室，以处居士。期以一年将此讲义补撰完成。然居士每岁遇黄梅时节必病，病辄数月。病愈，则又悯

念南北死难众生，启建大悲道场，虔心超度。因此迁延，卒未脱稿。余与晤时，偶问及此，居士似不愿人之督促者。余知其意，遂不复问。戊寅首夏，居士复示疾，胃纳不舒。余每隔二三日往省之，见其病势，较往岁为重，深为忧虑。是年五月，寂然往生。家人来治丧，纷乱之中，几失此遗稿所在。余急使人遍觅得之，携回检视，皆为散片，前后间有错乱。同人以余有笔记，多促余补撰成之。但余以事繁，从居士自撰讲义以后，所记之稿，即未暇缮正，当时之速写，日久视之，字迹强半不能认。且在居士生前，余之笔记，尚须俟其改正后，方无错误。今贸然取以续貂，亦有未安。古德遗著，缺略不全，用以付印者，亦多有之，何况此书已成十之六七耶？惟付印必须编会，余日无暇晷，搁置又数月。幸居士之弟子周君清圆，发心任此，因以全稿畀之。逐叶搜讨，随时将经文会入。而清圆亦因在佛前发誓代众生受罪，时时抱恙，不免作辍。录写及半，又因意外波折，几至功亏一篑。至己卯之冬，始将全书录成。魔障如是，终得成书，亦云幸矣。一日，余偶遇李君楠莲于途，知其自香港来沪，不久即去。因述此稿，已可付印。李君欣然，谓余云：印费由渠任之，倘有人随喜，渠亦不愿独占此功德。留资于省心莲社而去。适范古农居士，避难来沪，寓于社中，商得其同意，任校订之责。遂得于今年六月印成。至书之内容，精深微妙，发前人所未发，随时指示学人切实用处，皆过来人语。读者展卷自知，毋庸多赘，但述此书始末经过之曲折如此，是为叙。

民国二十九年六月蒋维乔法名显觉写于因是斋

范古农序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为般若经大部六百卷之一卷，文约而义精，喻为金中之刚，良有以也。六百卷文，汪洋浩瀚，读者难之。此一卷文，家诵户晓，般若深义，庶几弘传矣。自古以来，解此经者，无虑百数。其具异见者无论矣。其契正义者，当以无著、天亲、施功德三论及僧肇、智者、嘉祥三疏为最。嗣后宗泐、憨山、藕益续法诸师论著，各具精义，要不出于古注者近是。然未有如味农江老居士《金刚经讲义》之殊胜渊博也。讲义发挥般若旨既详且尽，又复旁通诸大乘经。其指导学者观照法门，不第禅宗之向上，净宗之一心，皆有所阐发而已。其尤具法眼，发前人所未发者，则台宗判斯经为通别兼圆，贤宗判属始教，而居士独判为至圆极顿之教。庶不背经中所谓如来为最上乘者说也。他如经中文句，云如来，云佛，云世尊，云不也，云佛告须菩提等，为常人所忽略者，居士辄能发明其胜义。顷者省心莲社印此讲义，余助校订，得读其文，不禁欢喜踊跃，叹未曾有。至于依据古本，考订异字，勒为定本，尤为千余年来斯经之功臣矣。曩阅黄涵之居士《弥陀经白话解》，尝叹曰：读此解者，不独知弥陀经义，且能知一切经

法。今于江居士《金刚经讲义》亦云然。自斯讲义流通，我知读者一展斯编，不啻读余经十百部也。经云一切诸佛及诸佛菩提法，皆由此经出，不尤彰明较著者哉。校订既毕，因赞叹而为之叙。
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首夏范古农和南敬叙

江味农居士传

蒋维乔

居士姓江氏，名忠业，字味农。法名妙煦。晚年改名杜，号定翁。于其所著书中，或署幻住，或署胜观。随时取意，初无一定。先世本居江苏江宁南乡凌阁村。因王父乐峰公，筮仕鄂省，遂家焉。居士幼时，即随乐峰公，持诵《金刚经》，终身未尝少辍。父诒吾公，为前清循吏，有政声。居士以光绪壬寅举于乡，旋得陕西补用道。然养志承欢，不乐仕进。诒吾公宦游数十年，历赣至蜀，居士皆随侍赞襄。事无钜细，必躬亲之。居士中年丧偶，悟人世之无常，即潜心学佛。虽以父母之命，续娶继室。然在家出家，其志已早决矣。辛亥之秋，诒吾公以年老致仕。居士奉父母，自蜀返鄂。值革命军兴，家产荡然。避地东下，初居武林，后至上海。虽流离琐尾，艰苦备尝，而养亲乐道，处之泰然。诒吾公忠贞亮节，严命居士，不许再入仕途。居士谨受教，不敢忘。丁巳，诒吾公卒。居士于哀毁中，乘机劝母郭太夫人长斋念佛。戊午春，礼禅宗大德微军和尚为师，受菩萨戒。尽力参究，颇得消息。时北五省旱灾惨重，居士受简照南之托，携款北上。参加佛教筹赈会，放款十万，全活甚众。余以辛壬之间，始与居士相识于沪上。至是，又与相见于北京。是年夏，道友徐文

霁、梅光羲等，延请观宗寺谛闲法师北上，开讲《圆觉经》。自编讲义，分给听众。然法师称性而谈，于讲义之外，多所发挥。余因请居士及黄士恒，各述所闻。每日笔记，由居士总其成。成后，以呈谛师。谛师印可，为取名《圆觉亲闻记》。时京师图书馆搜藏燉煌石室写经八千余卷，中多秘笈，需专家校理。余乃献议于教育部，请居士任校理之职。自戊午迄己未，先后二年，居士于残乱卷帙中，辑成《大乘稻芊经随听疏》一卷，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二卷。居士跋《大乘稻芊经随听疏》有云：“曩闻燉煌经卷中有稻芊经疏十余卷，为大藏所佚。及来图书馆，亟取而阅之。芜乱伪脱，几不可读。为之爬梳剔抉，排比联缀。并取重覆之卷，互勘异同，亦有援据他书以校补者。其不可考者，则存疑焉。积八月之力，录成一卷，仍阙首尾。会傅增湘购得一残卷，所缺疏文，悉在其中。于是千年秘著，遂成完书。”是可知其搜辑之艰辛，而时节因缘之不可思议也。其叙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有云：“此疏向丛残万卷中，重事搜辑。载更寒暑，竟得勘订成书，首尾完具。止中间阙一小段，不碍大体也。夫关中净名经疏，今犹有闻者，仅一肇注。然校以此书，往往此犹加详，始知其已非原本。况复什门诸作，此书备载。而又为之科解，提挈分疏。及其所未及，言其所未言。譬如无上妙味，萃聚而调节之，取精用宏，饫之弥旨。此亦如是。一编之中，妙义兼罗。苟其息机静对，即异以会通，观心而契体，尚何经旨之不明，神智之弗启也。”可见是疏之珍秘矣。庚申，回沪。母郭太夫人示疾，居士为诵大悲咒加持之，并令家人虔诵佛号助之。太夫人临

终起坐，向西合掌，念佛而逝。居士从此信念愈坚。尝憾多生习气，思藉密教神咒之力，以消除之。复至北京，适遇日本觉随和尚，专修供养大圣欢喜天法。居士乃约同志数人，请其设坛传授。及圆满之日，居士顿觉现高大身，上穷无际。觉随谓之曰：

“此番修法，惟子得福最大。”既而觉随率居士赴日本高野山，研究东密。卒以他事障碍，未克潜修。不久返国，与简照南、玉阶昆仲，筹办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于海上。搜集南北刻经处及名山各版经籍，流通全国，以弘法利生。居士尝谓南岳思大师之《大乘止观》，为东土撰述中稀有瑰宝。智者大师之《摩诃止观》，即从此出。学者不先通南岳之义，即习《摩诃止观》，难得要领。然南岳心法，久湮海外。宋时虽传入中国，措意者稀，深为惋惜。会辛酉之夏，海上南园居士，发起讲经会。居士即献议，启请谛闲法师，讲《大乘止观》。居士每日笔记，并于幽深微妙之处，曲折譬喻，以说明之。就正谛师，再三往复。至癸亥始脱稿，名之曰《述记》。谛师自谦谓此书十之七八，系居士所述，不肯居著作之名。居士则谓谛师发其端，必以著作之名归之，彼此谦让。又以书中专名典句，虑有难明，复屡经修改。荏苒八年，始成书二十卷，刊版印行。谛师亦鉴居士之诚，允为居名。然其致居士之函则云：“记文不惟词意通畅，其吃紧要关，旨趣渊微之处，透彻了明。此皆全是老维摩以精妙见地所发挥也。”乙丑夏，白普仁尊者南来，主持金光明法会。海上同人，公推居士襄助尊者宣扬。于是由沪而杭而湘而鄂而浔而宁，辗转数千里。躬亲会务，条理井然。藉此机缘，得以研究藏密。

己巳秋，应闽中善信之请，赴福州，宣说佛法，三月始归。庚午秋，在沪开讲《大乘止观述记》，逾年方毕。省心莲社成立，被推为社长。从此常在社中，开讲大乘经典。并领导社员念佛礼忏。余知居士于《金刚经》独有心得，于甲戌之夏，请居士为余讲述大意。既而省心莲社同人，要求公开，乃正式开讲。余每次为笔记，记毕，即呈居士修改。后居士乃每次自写讲义，畀余抄录。及法会圆满，积稿至四厚册。居士以为尚须润色，并将初分所缺者补足，方可成书。同人以居士在家，问道者多，不能专心撰述。因谋另辟静室，供养居士。谢绝一切，期以一年，将《金刚经讲义》撰补完成。然居士每岁遇黄梅时节必病，病辄数月。又以悯念南北死难众生，启建大悲忏，虔心超度。因此迁延，讲义卒未脱稿，然已得全书十之六七矣。其解释《金刚经》，多有古德所未发者。如佛说他经时，恒放大光明，六种震动，现种种瑞相。独说《金刚般若》甚深经典，仅云世尊食时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乞食等语。居士为之释曰：“是经最大旨趣，是发挥不应住相之理。故开首记世尊举动，与寻常比丘相同，是即成佛而不住佛相。弟子亦视为寻常。惟须菩提窥知其意，所以叹为希有。否者，持钵乞食，何足令人惊叹耶。”通行之《金刚经》，两周问答，皆作“云何应住”。居士乃依据古注及燉煌写经，勘定前周作“应云何住”，后周作“云何应住”。两问意义，绝不相同。而为之说曰：“前周应云何住，是问菩提心应云何安住，俾无驰散，为初发大心修行者说也。后周云何应住，是问既应离一切相发心，则菩提心云何独应住耶。若不住此法，又何谓之发

心。若不应住而应降伏者，岂非不发心耶。然则云何降伏其心耶？是为已发大心修行者说也。”其于金刚妙义，发挥精透类如此，此特略举其一二端耳。戊寅首夏，天气阴湿，居士依旧示疾，胃纳不舒。余每隔二三日，必往省视。见其卧床不能起，较往岁为重，甚为忧虑。居士则云：“一过黄梅病当霍然。”而其弟子等，则在隔室佛堂，为之念佛，终日佛号不断。居士亦安卧默念，神志极清。至旧历五月中旬，疾渐增，而神志愈清。道友朱光琪用朱书大字，劝其一心往生，勿恋尘世。居士审视数过，合掌谢朱，口称欢喜赞叹。朱既去，则谓左右曰：“吾勤修一生，岂于此一关尚不了了，朱君殆过虑矣。”及十八之夕，自云：“金光遍照，佛来接引。”邀集诸道友，而蔡济平因事，至十二时方至。居士犹诏之曰：“修持以普贤行愿为最要。”遂合掌不复语，于诸道友及家族佛号声中，安然而逝。寿六十有七。余与居士交二十余年，初仅知其泛滥各宗，归宿净土。近年交谊益密，研讨益深，方知居士一生得力于般若，从事参究，早得消息。豁然大悟，一心常在定中。晚间无梦，至今已五年余矣。故恒自言：“教宗般若，行在弥陀。”其说法也，称性而谈，旁通曲达，自在无碍。余于经典及修持功夫，偶有怀疑，以质居士，其解答总高人一着。而其戒行之严，进修之密，足为一世模范。居士诚佛门龙象哉。